



九國志卷之二



宋

路振撰

吳

劉信



信字興遠兖州中都人少豪勇善騎射始附蔡盜許

勅軍中勅敗自滁州奔于行密及破秦畢頗著戰功

大順中行密與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信醉不能

起行密罵之信出投賊左右請追信行密曰信醉耳

豈負吾者耶明日信果返孫儒平以功轉騎軍副指

揮使從破濠泗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尉

王師範據青州密入叛師範求濟師行密遣臺濛卒

兵破之信先登破敵冒重瘡及青人犒師先求白甲
軍增其賞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
撫州結潭人將復豫章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率兵
敗潭將苑玫於上高遷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
黎汾王藻聚殘黨為盜南城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
十一年授鎮南軍兩使留後劉崇景以袁州叛信擊
走之授鎮南軍節度使信為治苛猛民流言將反會
王祺率舟師南上信意其圖已乃乘小舟解其冠帶
詣祺請罪祺大驚謂曰奉命討譚全播於南康請公
駐吉州以警潭人非他也時虔城險攻之久不克祺
以疫死遂改信為招討使全播懼因納款信受其質

而還徐溫方執政聞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彥英時
為親軍校溫令將三千人往援之溫戒之曰汝父據
上游之地擁數萬之衆取一小郡不克而還是反也
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大懼即返掃疾趨
克其城而還先是有譖於溫言其逗撓固縱全播至
是信自獻捷于江都溫大喜復遣還鎮十六年吳王
開國加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即位遣諫議大夫
薛昭文冊閔王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
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漢
有韓信吳有劉信異代其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危
酒以屬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箭而穿之觀者無

不稱快信用親吏吉况輩聚斂財貨置積廳事日納銀滿其中莊宗伐蜀溫忍信為變急召歸江都為左統軍溫卒又傾心事知誥復歸鎮明年卒於治所年七十信將上章請立廟於洪州許之

馮宏鐸

宏鐸連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為吏所抑因與其徒亡入海為盜宏鐸隨之聚眾千人自號天成軍遂據上元雄卒宏鐸繼其位治水軍于金陵樓艦之盛聞於天下大順元年詔復以上元為昇州命宏鐸刺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為戢守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附時田頌在宣州常欲窺伺宏鐸介居二大國

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驚忽負抱嬰孩奔走諭之不可止宏鐸心不自安遂悉眾南上其日淮口大風發屋拔樹大石巨木皆飄於空聲言將討豫章寶欲襲頌頌自帥舟師與戰于昌山宏鐸敗沿流將入海行密自出東塘邀之先使人謂宏鐸曰用兵者勝負豈有常哉今眾力未損公何憂一郡而欲自屏於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眾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謂也宏鐸左右聞之皆哭於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鐸舟執手慰勉一軍皆歡呼遂以宏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將吏皆分部安堵嘗與行密同祀漢高廟有二鳥鬪於

九國志卷二
樹行密命射之宏鐸引弓伺便一發而二鳥俱墜天祐四年卒

賈鐸

鐸字聲遠唐相耽之嫡孫生於上蔡遇亂為秦宗權愛將宗權暴虐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懼禍及乃挈家夜與屬卒千人出奔宗權嚴兵追之鐸且戰且行數日乃渡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蘄春破其城推敬章為帥鐸為牙將塹城厲兵以自固行密命朱延壽攻之鐸方獵延壽潛軍掩至圍其城鐸奔還度不得入以兵伏林中選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中因得入城約城中夜半開門舉火為應

再以羊皮復命鐸如期領兵趣城南門門中火舉乃力戰突圍得入延壽知其狀驚曰吾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是則城安可卒平乃以鐸報行密令召軍中與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與之和仍令延壽與之約婚小將柴再用應召而行鐸乃請盟延壽以妹妻其子匡浩行密復授鐸左監門衛將軍乾寧二年加壽州左右軍光化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天復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授黃州刺史天祐三年移光州刺史七年卒於治所

危全諷

全諷臨川南越人世為農夫初生赤而毛醜狀駭人

父母欲勿舉其姊保護之僅而得全及長天質明秀
豪勇任氣乾符末所在寇亂乃招合同縣少年即其
居為軍營鄉里賴焉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
嶺聞而嘉之補為討捕將表加憲職賊帥黃天感據
龍安鄉朱從立據石牛洞皆竊稱名號官軍屢敗肇
遣全諷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五年黃巢餘黨柳彥章
攻破臨川遂郡守大掠而去全諷遂入之詔即以全
諷為撫州刺史郡署及鄆郭焚蕩畧盡乃悉心為理
招懷亡散興緝圯壞不數年完復如故時南平王鍾
傅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因命為帥諸郡亦多自立
者皆不能恭承節度而全諷最強尤驕傲不遜遂為

勅敵久之傳不能忍自率兵討之既傳其城而城中
夜失火士民驚亂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君子不逼人
之危乃掃地而祭曰全諷之罪無害於民煙燭遂止
天之惠也翌日全諷聞之遣使謝罪聽命請以其女
嫁傳之長子匡時傳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修支郡
之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傳卒軍中以匡時為留後
全諷曰聽鍾郎三年為節度吾當為之既而我師圍
豫章全諷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束兵時宣州刺史王
茂章叛入越假道臨川以之梁問全諷曰君欲大舉
願見君之將士以卜濟否乃陳師於野與茂章登城
而觀之茂章曰衆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

等將如公此衆可當下將爾蓋更益十萬乎全諷不聽悉衆屯象牙潭自稱江西留後旁郡皆以兵資之湖南馬殷又遣將高安以為之援軍勢甚盛豫章大恐將軍周本攻象牙潭大破之擒全諷于陣諸郡皆潰楚撤高安之圍而遁於是克定八郡之地送全諷維揚親詰之全諷不答初行密之攻趙鏗遣使通聘於臨川全諷報禮甚至糧運兵器皆取給焉至是以舊恩釋之先是潤州刺史安仁義築第于邗溝之西因以賜全諷資給甚厚天祐六年以壽終諸子隨才叙錄全諷敬愛賓客善撫士民頗有巧思多所興創今城郭館署皆其遺構也

譚全播

全播南康人昭宗末嶺表寇亂全播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兵軀貌堂堂真諸君帥也衆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擊庭樹曰不從令者與此樹同乃立光稠而全播為謀主所向多捷兵勢漸盛遂破王潮之衆入據虔州推光稠為兵馬留後全播分掌城中兵天復三年與潭人共伐番禺下韶州潭人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昌守韶州其弟光牧果敗奔還湖人乘之伏兵四起大破之擒其首將鄭廉遂從光牧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衆伐光稠以報韶州之役旌旗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重光稠

大懼全播曰吾諳劉公易與爾無足憂也光稠喜曰
度與韶昔與君所共定也此日之事非君不能辦
于是治戰場於城南告戰期於劉巖巖令諸軍曰戰
之日勿殺度兵恚可生擒之全播選精甲萬餘伏於
隍塹邱嶇之間與老弱五千鼓行而前數戰乃退巖
縱兵長驅中伏發巖等大敗車騎遁免斬首萬餘級
光稠議功全播泛讓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大歎賞
之俄有疾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稠死延昌自韶
州奔喪全播立事之延昌好遊獵荒傲無度大將黎
求俟其出獵閉壁門而殺延昌於城外求以全播不
與已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關不出後求方欲莅

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求中丸而死衙將李圖復知
州事全播懼禍稱疾篤杜門李圖疑之與議親姻多
方以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終不可識廣州聞全
播之病乃北侵陷韶州李圖卒其子不肖閉子城以
自衛州人無歸相率詣全播第請為帥拒之不可遂
從之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
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
俄而徐溫命劉信伐之信以大衆填其城壕全播令
人潛為地道運其土壤深如故信以為神莫之測也
攻擊萬端不能剋遣使說之令款服全播請從溫聞
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

命回兵攻尅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領虔州
如故卒於江都年八十五當盧光稠之未舉南康先
有謠言曰盧破黎頭出李子始花開潭深魚正聚楊
柳西邊裁既而光稠有南康至于延昌而破黎求繼
求死李圖繼之全播方盛柳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
攻取之一郡之地何冥數之若是乎

李濤

濤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壽安令濤涉書史
會唐末四方盜起乃投筆從軍光啟三年秦彥囚高
駢濤從行密義舉列八寨維揚西彥盡以步騎背城
求戰俄而彥軍已破一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

勿出濤怫然曰今以順伐逆豈論衆寡設令欲退將
馬歸濤願以所部為前鋒請觀破賊行密壯之遂出
戰果敗彥軍自是無復敢出濤以功遷騎軍都尉渥
襲位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既卒張顥陰有異志以都
統符印送宣諭使李儼行事嗣王意未決一日諸將
共議四座畏顥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皇御
翰所賜王父子承襲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
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義顥獨默然投袂而去謂襲位
遷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攻越臨安濤敗陷
於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授左雄武
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大和四年卒

年七十二

鍾章

章字憲明廬州合肥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志中和中行密據合肥召置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年朝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歷左監門衛將軍天祐五年張顥弒渥將出徐溫守潤州以圖自立溫與嚴可求謀非章不可除顥章知之因選士三十人夜集軍舍權牛享之刺血而飲以為誓溫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章曰斯事一言既出寧可中輟耶明日章與姚克瞻殺顥於衙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左衛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州拔衆

夜歸越人襲之章以二百人散樹旌於菰蒲間越兵退去絕糧三日章壯氣無衰章自以除顥功大賞薄會與骨言爭握槊因諱語較軍功以及之溫聞而歎曰斯固吾過也明日加章滁州刺史滁民有訴章者章遂詣金陵自理溫逆謂之曰前事為理已改授公光州矣章遂之任未幾遷壽州團練使會強吏告章侵市官馬因遣王稔以巡霍邱為名往代章章歸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人匿避章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于治所年六十二

朱瑾

瑾宋州下邑人也。雄武倜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啟元年，汶陽曹全昱遇害，軍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兄瑄為留後，瑾之季仲俱為列校。明年，兗州齊克讓妻女於瑾，瑾伏兵仗，假稱聘禮，改服甲士，詐為舁夫而往。親迎，夜發，卒殺兗州軍校王稠，虜克讓，詰旦自稱留後。三年夏，秦宗權併兵攻夷門，梁祖幾至不守。會瑄援至，合梁祖兵大戰城北，瑾單騎嘗寇，馳突往返，當者無不披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祖互為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兗州節度使。未幾，梁祖交惡於瑾，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單父，梁祖遣丁會禦之，瑾軍大敗於金鄉。景福初，梁祖

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溥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券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鄆，瑄瑾合兵迎戰，敗之於東河。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瑾，塹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瑄瑾勢蹙，因間遣使乞師太原，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復親攻兗州，塹圍之，瑾單騎求鬪，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瓊先以齊州納款於梁，梁祖使瓊臨兗州，說瑾，瑾怒，瓊無急難之義，偽遣使告降，梁祖自至延壽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曰：「兗州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既而梁祖遣掌謁劉捍與瓊偕至，瑾馬立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乃麾將士擒瓊，徑入未

項城上大譟擲瓊首於外梁祖大悔因班師焉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晉將李承嗣史儼求軍食於野梁將龐從奄至城下瑾將康懷貞率瑾子私以充城送款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保沂州為其將尹處賓拒關不納瑾狼狽將奔海上復追之後洎乃渡淮歸於行密行密迎之於高郵待以殊禮立解所佩玉帶為贈擇甲第遺財帛鉅萬表瑾領武寧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遣將龐從大寇青口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羸兵前導從意輕吳師貪奕棊不顧瑾請假梁人旌旗率騎潛濟突入從中軍營行密得引兵急渡爭破諸柵遂擒從斬之乘勝攻淝

河軍葛從周敗走光化二年春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廬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天祐十三年淮南小校馬謙李球乘酒脅衆挾渭登樓發武庫兵為亂陳於門橋北外衆屢却會瑾自浙西至惟引一騎視其坐起云此不足為禍因返顧外衆推手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渭將開國知訓患瑾位加於己請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先是瑾因朔望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強欲私之瑾心已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

夜張祖筵瑾中宵先起詰旦度知訓酒方困復留刺
以去既盱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出其妻陶氏知
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踏于地左右自外突入殺之初
瑾先繫二惡馬於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釋其羈繼
馬果蹄啗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
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府中
訴於渭云今日為大王除患渭曰此事吾不敢知因
命瑾疾去瑾忿以知訓首擊柱詎渭曰懦夫安足與
成事攜劍復出望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
為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夷其族時年
五十二

朱志誠

志誠沙陀部人少便騎射以驍勇聞乾寧四年奔于
行密龐從寇青口葛從周寨泔河志誠俱為前鋒連
戰皆勝以功遷馬軍指揮使田頔叛于宣州志誠與
臺濛敗頔於廣德天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
遣苑玟屯上高以為全諷聲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
破之十年從徐溫敗錢瑛於梁谿後又破王茂章於
淮上十一年隨柴再用討劉崇景於袁州敗袁人于
萬勝岡崇景棄城遁去遂入之先是袁人兒童聚獻
穴地為釜圈箸為甌曰將柴米來至是果應以功加
檢校太傅領秦寧軍節度使十五年朱瑾殺知訓攜

其首入府中志誠聞之被甲引其子并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徐溫疑其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克遣人偽自袁州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伏壯士斬于棘門之下諸子皆棄市

翟度

度彭城人也乾寧初徐方將陷度盡室南渡謁行密於廣陵及徐溫典右衙以度為軍佐屬張顥之亂溫與嚴可求陰計其事密遣度往復傳導及誅顥度有力焉因授子城中仗諸庫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挈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

禦度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遂踰垣折足自刎而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聲言以襲瑾為名度乘間謂曰瑾已戮矣何不急自歸營因是志誠遂返渭喜其應機却賊以瑾宜陵莊賜度為賞及吳國建復旌其勲授閤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幸白沙對徐溫呼雨為水溫請其故溥曰此是翟度父名吾慣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度多阻限不時進納溫欲斬之為溥救護而免黜於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及廉使徙任度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

張可琮

可琮不知何處人中和之亂奔于江淮行密識其勇
毅擢在左右破孫儒於宛陵先登陷陣稍遷列校時
吳人初得宣城毗陵之地無錫居越人之衝患其攻
擾天復中選可琮守之錢鏐忌其名揀驍將卒二千
中夜襲之邑中大擾可琮閱兵得百餘人皆乘城疾
戰越人驚憤而去吏士皆賀可琮笑曰彼衆我寡其
勢未已方復勞諸軍一陣爾於是息燈火屏旗鼓若
空邑然越人偵之以為宵遁果復至可琮約將士候
其附城突擊大破之寇盡潰去方告於郡守李簡簡
雖怒其不時告且壯其事列上其功後以徐溫之命
掠東洲下之即以為制置使天祐中除江陰縣鎮遏

使遂城江陰沙山之役可琮以江陰之衆供軍旅展
斥候無闕謀徐溫喜之擢拜常州刺史大修城隍民
賴以安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五

鄭璠

璠汝南人始事秦宗權後隸孫儒入淮南尋歸行密
前後戰伐皆預行光化四年授左先鋒兵馬使是歲
從李神福攻臨安擒越將顧全武方宇等四十餘人
遷左衙將天祐初王茂章征安仁義於潤州泊城陷
中十餘瘡以功遷左先鋒都尉從攻豫章璠以所部
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
體以功授檢校司徒復從柴再用與越人戰敗及陳

璋復東洲瑤城而守之復會呂師造攻蘇州與越人戰虜其將陳綰瑤左脇中弩幾死授蘇州行營都指揮使周本擒危全諷於象牙潭瑤所部兵多又攻新淦縣克而守之尋以張宣代歸復佐周本攻袁吉緣山疾戰悉收其巖壁焚之民皆復業十五年從王祺劉信攻虔州克之授瑤羅城使順義元年領饒州刺史六年知楚州率兵援汀洲軍事乾貞元年就拜團練使二年授鎮南軍節度副使知軍府事大和三

楊彪

彪宿州人身長七尺餘呼聲如鐘侗儻有武幹善騎射行密見而壯之擢授衙內散指揮使渥嗣位潭人犯邊授西南面行營護軍副將謂諸將曰彼衆我寡未欲輕動乃守其要津以輕兵挑戰登高以望之見其麾下進退不一彪笑曰非勅敵乃縱兵出戰親射其首將殺之順風焚其艦溺殆盡凱旋擢授江陰鎮遏使徐知誥鎮潤州充都尉以從越人寇無錫東南大震知誥東征彪與陳再過嶺死士千人于路次弓弩忽發越人驚擾又竊賊號令以入其壘殺獲甚衆明日又戰自旦及辰未決彪躍馬疾馳之越人遂退師還以功授殿直軍副使與郭悰分直宿衛徐知誥謂之曰郭悰猛而少機警宿衛之職唯爾是賴大和

三年卒年五十二

陳祐

祐歷陽人年十七歸行密於合肥從入廣陵孫儒來襲吳師亂祐之卒伍獨成列洎入宛陵稍遷為偏校時行密修貢于天子祐應募而行達于朝廷制授兼御史中丞從攻滁濠壽等州下重甲先登戈傷弓墜而復上敗龐從葛從周朱友寧皆預戰有功秦裴下豫章時朱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之鏞等皆渥之腹心也張顥忌焉令祐以渥命往誅之三校皆勇士也顥既遣祐行甚憂之祐踰險輕行六日至豫章微服懷短兵入秦裴帳下裴驚其來且告之故因責裴

以不能制三帥而令有異謀裴懼未及對祐乃令召思勅等宴會及至則祐已與裴飲矣三校入見祐皆色變俄而酒三行祐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溫之誅張顥祐有力焉天祐七年越人侵無錫徐溫自征之祐率黑雲都尉以從諸軍未集祐告溫曰寇謂我勞頓而至未能陣也願以所部先薄之大軍見可則進溫從之祐詭道以出賊後會入府多殺軍吏而衛士無兵杖拔武庫之捷出兵仗授之以戰或有自後擊祐傷腦踣于地從者負之息于門下稍蘇時賊雖息府中尚擾升樓傳呼不能止祐舉首叱之衆皆投兵仗罷去溫手封其傷授黑雲都尉溫遷金陵制

宮室府署命祐董其事以功加檢校司空大和元年授饒州刺史卒于任年六十五

劉權

權許州人少從軍于蔡州景福元年来歸行密入淮南隸田頔麾下累遷同州節度副使光化二年頔與越人戰權乘勝深入為寇所得錢鏐見而慰之曰爾壯士也吾終不以俘虜相蓄洎通和縱之歸渥襲位補衙將涓開國以權侍衛勤肅授左衙副校檢校右僕射從周本攻蘇州回授右衙列校為毗陵子城使率海船與越人戰勝克洪州都督長史領吉州刺史潁川之後授行營都虞侯時徐知訓為帥而軍政皆

委朱瑾梁將袁象先帥步騎救潁瑾晨興望西北皆昏黑知梁兵將至召權與議值天大寒權幅巾錦袍而至瑾問曰爾何職曰行營都虞侯瑾曰是職也動必為諸軍先今氛興西北陰霾閉天此梁人至矣爾司斥候尚為此服且軍禮何在叱左右執之就戮知訓徒跣而往救之僅免時梁祖兵已至戰少不利乃引還及瑾殺知訓城中恐懼將從而為變權出師而瑾自殺衆乃肅然徐知誥至自丹陽遷左右軍都押衙事武義元年領雄武大將軍六月從徐溫與越人戰于沙山洛社敗之俘其卒數千七月從知誥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

崔太初

太初淮西人父亮蔡州監牧副使太初身長七尺勇力過人中和末以大刀長槊應募行密見偉之召居帳下歷壽州衙內副指揮使天復中田安將謀反行密疑朱延壽之交結太初累從延壽征討曾諫延壽及延壽擒行密嘉其意遷太初衙內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從徐溫破王茂章遷本州司馬權知壽州團練事先是壽春自乾符後守卒俱為多謀強力者據而後奏報以要恩及陳紹卒宣王遣王定持虛銜官告以往今度可授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職在衙將甯審言之次因潛報太初曰詰朝若州之符印再至於君慎勿更讓明日召諸將齒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遞捧而上及審言而止定曰王府之命非甯公而誰然合更相推以成禮也審言如教復至太初定曰唯公不可多讓乃麾其下位者俱令列賀復數日軍州無異議始以官告授之人有密譖太初常蓄鄉闕之念者會徐知訓征潁州路出壽春且觀其意太初著烏帽草履徒步至塌山為知訓馭馬十五餘里知訓見其屈降前疑大釋太初不喜儒生多疑好察每通衢交會之所牆必置耳常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又曰非牆耳乃吾也由是行路之人鮮敢偶語者召歸授右雄武大將軍加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守左殿直統軍太_大和三年卒年六十

六

陳彥謙

彥謙毗陵人少負壯節有剴繁治劇之才行密定江
表召為潤州司馬以幹局開徐溫鎮浙右以機務為
寄彥謙亦坦然不疑言行計從人莫能間溫欲居金
陵問策於彥謙對曰金陵昔為王者都今實近畿關
輔也作鎮於彼其誰不往溫從之遷彥謙金陵大都
督府右司馬營度外城府署三年而畢上經費之籍
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溫急召謂之曰蛇豕雖
亡枝蔓猶在令就廣陵除其餘孽及梁祖即位隴蜀

建號彥謙勸溫諷渭建朝廷及更章服彥謙頗有力
焉溫嘗閱帑藏見金帛委積因曰此三軍物吾豈敢
有然致此盈衍公之力也因授鎮海軍節度判官無
錫之後未戰而溫疾吳越兵攻其帳我軍相顧失色
彥謙即引旗鼓詭遷于左其攻稍息及敗越兵遷楚
州團練使諸藩郡歲時伏臘爭獻賂遺溫悉令納之
病溫親往慰問自調湯藥臨卒手疏十餘事首即以
用嫡嗣為請順義五年卒年六十

高澧

澧越州人祖實唐武寧軍節度使父瑰湖州刺史澧
為錢鏐之將累功遷特進湖州刺史武義軍使天祐

七年以受疑挈家屬二百餘口甲卒五千來奔授淮南節度副使澧嗜酒好俠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一旦醉在棧上王寬經其下澧名之登而命左右去其梯操鋌於旁而以酒言寬寬為所圖乃以大觴酢之澧皆推觴寬躍而取其鋌橫之於膝乃慢罵澧連以觴罰之澧辭不飲寬乃引鋌逐之澧環席而走叩頭乞哀併飲十觴卧不能興寬乃下棧徐去泊上馬命以鋌還之十五年徐知訓為朱瑾所殺徐溫遷怒誅之

九國志卷之二終

九國志卷之三

宋路振撰

吳

田頌

頌字德臣廬州合肥人博覽書傳容止儒雅雄果有大志少與行密同鄉及戍塞上情好愈密軍回俱遷八營主將中和二年行密圖有淝上頌首為輔翼光啟二年壽春張翽遣將魏虔率眾來寇行密使崔自審敗復命頌往大破虔眾于楮城鎮三年從行密破秦軍于維揚頌功稱最文德元年圍趙鏗於宛陵明年夏鏗糧盡舟出東溪乘瀑流以逸將奔淮南鏗度

行密皆步騎限水無從復至因泊永陽解甲登岸初
顧疑鎧將遁密造輕舟擬之至是追及鎧奔不暇為
顧親執以獻奏授顧馬步軍都虞侯檢校尚書左僕
射是冬與安仁義攻杜稜於常州下之十二月復為
孫儒所敗大順元年秋顧屯浙右懼儒兵盛焚浙右
營散於野二月春退軍黃池廣德與孫儒軍寨壘相
望顧兵屢戰多北會夏大雨儒營多墊溺避水而歸
是秋儒盡焚維揚復濟師廣德十月顧率敢死士千
人夜襲儒將張景思沈粲二寨而返十二月顧與劉
威大為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戴
友規言於行密曰強敵匝壘不用田顧恐非長策行

密遽復起之明年六月盡破賊寨顧親與其下范文
感等臨陣擒之秋行密歸淮海表顧寧國軍節度累
遷檢校太保同中書平章事乾寧三年夏同安仁義
破越之蘇州光化末馮宏鐸以樓榜自將介守上元
顧以厚利購得其工令速成大艦工曰馮公每一舟
必遠求楸楠既成數十歲為用餘木性不禁水非久
必敗顧云汝但以此地木造之吾只圖一用不暇多
年爾因而急就天復二年四月果與宏鐸戰於曷山
宏鐸大敗舉族奔淮海時以上元地歸行密顧隨入
覲會行密左右要賂者衆下及獄吏亦有私請顧愀
然不懌謂所親曰斯吏亦欲吾下獄哉顧方求池歛

為屬顧行密復未之許顧意望素高由是愈不能滿
及回指維揚南水門云此門不復經入矣初行密克
定江淮方撫循百姓而顧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
鷲驍果以攻取為務行密憚其難制每抑之是秋錢
鏐游臨安其下許再思徐紹以餘杭外城叛召顧為
應鏐得夜從水路入保子州時顧圍之愈急鏐屢遣
間使求哀行密行密亦以顧若得志杭越為患必深
不若存鏐別圖進取因召顧歸鎮鏐復輸錢二百萬
貫以元瓘為質顧始旋軍自是財富兵盛復以取杭
越垂下為行密所召乃與錢鏐和親友意遂決三年
秋顧與潤州安仁義同叛初召其謀將康儒議多忤
意行密因而間之遣使授儒廬州刺史顧果疑儒私
納款遂族儒先是行密遣李神福攻武昌及顧反行
密急召神福旋師顧聞之復以兵襲上元劫神福子
承鼎遺喻意云苟見機從吾事平之後當分地以治
別命將汪建以樓擄踵其後神福不顧叱左右射承
鼎以誓諸軍明日大破建於吉陽磯顧聞建敗自督
親軍求戰神福收兵皖口際水為堅柵是時行密別
遣臺濛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顧復委舟師于汪建王
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為臺濛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
陵壇建聞其敗因盡以舟師歸款于行密十二月顧
出外州柵疾戰橋陷馬墜為外軍所殺時年四十六

顧母老行密哀而捨之初顧與行密微時約為兄弟渥渭俱以子孫禮事其母顧善撫將卒通商惠民復疎財愛樂文士時游其門者揚夔康斬夏侯淑殷文圭杜荀鶴王希羽晚年揚夔知顧以兵賦自恃將謀為變因著溺賦以諷之顧終不顧以至於敗

安仁義

仁義沙陀人初事李國昌于塞上以過奔河南隸秦宗權軍中光啟三年擢為馬軍指揮使從宗權弟宗衡攻維揚及宗衡遇害復奔行密行密得之甚喜盡以騎軍委之列在田頔上文德元年從行密破趙鏗于曷山與顧攻杜稜于常州破之大順初梁祖遣將

龐從率眾十萬至高郵孫儒盡眾禦之行密乘虛襲據浙右命仁義率眾敗儒將劉建峯於武進儒復渡江陷蘇州自是與儒春夏鬪黃池秋冬戰廣德儒軍竟以眾勝圍行密仁義于宛陵時儒亦久戰不決貽書仁義敘舊款密欲令行密猜間之行密待遇愈至辟為行軍副使依前馬軍都指揮使景福元年行密仁義及田頔背城晨戰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仁義蕃姓好貨雖凋弊之後科歛尤急初儒之亂士庶多奔豫章及諸郡平流者皆復行密皆以循吏守之唯浙右人聞仁義所為相與悲歎曰獨吾郡乃得蕃人以是多無歸

者天復三年仁義遣衆盡焚東塘戰棹結連宣州田
頤以叛潛兵襲常州刺史李遇設伏於路率兵前戰
因極罵仁義仁義止其衆曰遇何敢辱我至此是有
伏兵也偵之果然仁義戰久而敗遇因襲之至夾岡
仁義立二幟於岡上乃解甲而食無敢追者行密遣
王茂章李德誠攻仁義仁義不毀濠梁常開門出戰
與茂章對敵無不先告所中而後射之故諸將多挫
銳而止以是歷年不能破天祐二年仁義之衆漸寡
自度終不濟乃擁其家屬登城樓外衆無敢登者呼
李德誠謂汝最福人可以委我命擲去弓矢令德誠
執之父子俱斬於廣陵市

朱延壽

延壽廬州舒城人行密之妻弟也姜姿容未冠事行
密從征秦畢孫儒皆以推堅陷陣受賞行密鎮維揚
授延壽以扞城之任時軍中多盜行密方務寬恕求
得士伍心知延壽好殺每捕至者必并所盜物遣而
貫之仍誡之曰慎勿使延壽知既而密報延壽俱復
擒殺之乾寧初黃州吳討歸款遣延壽援之狗地蘄
陽而還從圍壽春城堅不可拔將捨之延壽請以所
部試往臨城一舉而破城中市不易肆以功署淮南
節度副使壽州刺史明年取蘄光二州以功遷團練
使四年從征葛周於潁河敗之是後梁將屢寇淮上

延壽每開關延敵未嘗敢逼天復初北司擁駕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間道齎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令促行密與諸道持角共誅梁祖會鳳翔圍解而止田頎安仁義結構延壽叛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於色即詐為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嘗誤觸楹柱而朱夫人救之良久始蘇因泣曰吾今喪日軍府事大兒子輩俱幼不如得三舅代治吾無憂矣夫人因以書召之延壽不疑遂來覲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年三十四出夫人嫁蘄州刺史石旆既而朱瑾入賀行密曰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事矣延壽善用兵有鈐畧好以

寡繫衆不勝敵而返者無不盡戮之嘗與梁人戰遣衆二百持大劍而往內指一卒留之卒云願攻賊自效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皆此類也性疎財每得賞賜皆分賚將士李昇建國以延壽子鄴列於環衛復其官爵

徐溫

溫字敦美東海朐山人少無賴入群盜中以販鹽為事中和二年行密起合肥遂隸帳下為伍長常從行密征討先登陷陣敵人畏之及平秦彥虜趙鏗敗孫儒溫皆有功奏授衙內右直都將左長劍都虞侯又從平濠泗有功授隨身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

天復二年昭宗徵兵入援行密將赴之議以戰艦運糧溫曰此水入吳舟楫不敢南行岸谷既變葭葦且深必不繼矣遂令以小艦易之師次宿州重載不能進士卒甚飢惟小艇先至一軍賴之行密嘉之由是參預謀議討安仁義于京口諸軍頻戰不勝行密遣溫率兵援之溫至城下盡易新製衣服旗幟悉用舊者仁義不知如常而陣溫乃麾軍奮擊遂敗之朱延壽入覲行密聞其來慮有內應召溫歸陰為之備既殺延壽營中果亂溫奮劍大呼斬其首惡者部分遂定既誅三叛以功授尚書右僕射廬州長史隨授右衙都指揮使天祐二年行密疾病溼出鎮宣城將行

溫謂溼曰公有病而今嫡嗣出外必姦臣為之不可不防他日有徵召非王令某手書非某之使幸勿應命也溼泣謝而行後行密問後於判官周隱隱以劉威對諸將皆無言溫進曰宣州既賢且長國之令嗣不可廢也乃召溼歸行密疾甚召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同受顧託溼既嗣位憤大臣擅權政非已出乃置東院馬軍置立親信以為心腹溫與顥頗忌之故顥將圖弑逆溫知其謀而無所諫止但引嚴可求與之計事顥既弑溼白溫議分國兵共歸款于梁祖溫偽許之乃與可求謀使鍾章姚克贍程思忠等入殺顥溫稱疾不朝嚴兵於第以防不克是日章等斬

顥溫乃入悉收賊黨紀祥等誅之遂兼左右衛事無大小皆專斷始立制度戢兵明禁人漸安堵溫謂可求曰大事定矣與公等克已行善政使人家解衣而寢於是聞者莫不感激涓襲位遷溫昇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七年起復檢校太尉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內外馬步軍指揮使是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勲高任重溫以一旦之功超居其上皆內意不服李遇嘗謂人曰徐溫何人吾素所未識而遽至此豈可入覲耶乃密議誅溫溫知其謀遣柴再用計之遇出降遂夷其族於是雅等始懼而來覲溫盡禮事之如見行密雅等乃安中外遂定以

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軍司馬領浙西節度十二年溫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浙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陵京口毗陵宣城新安池陽六郡為都督府溫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年知訓為朱瑾所殺以長子知誥為代馬時中朝多事南北道絕諸將分守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溫以都統權不足臨制乃定冊建吳國改年武義稱制拜溫大丞相封東海郡王越人攻長州溫率眾拒之戰于無錫大敗越軍越人多舟師是歲旱江河皆竭諸將白溫曰

此天亡越之時也可盡車徒之勢一舉而滅之温曰
天下紛紜民甚困矣錢公亦未可輕也若連兵不解
方為諸軍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其勢不
得不服使兩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輩亦高枕為樂豈
不快哉多殺何為乃遣使盡以俘歸之於是越人請
和順義三年後唐莊宗滅梁始通使於朝五年封温
東海王賜車輅黻冕七年十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六
追封齊王謚忠武

九國志卷之三終

九國志卷之四

宋路振撰

南唐

周本

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
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
猛虎唐末大亂投揚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
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瘡飲啗
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
祐五年揚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
十萬來爭其地屯于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為之援江

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耻之稱疾不出可求即卧内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盖上将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為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于是江西之地

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于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造曰賊去我咫尺而勒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于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濟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于濟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為雄武統軍出為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

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伎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為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厯陽聞將受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日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九國志卷之四終

九國志卷之五

宋路振撰

吳越

杜建徽

建徽字延光新登人父稜廣明中為鎮海軍節度副使厯常潤二州刺史兩浙行軍司馬黃巢之亂稜歸鄉黨保聚徒衆得千餘人號武安都鏐與董昌起兵石鏡及平劉漢宏其衆漸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罰則為之傷心竊觀錢公每臨斬決皆談笑自若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率衆歸附於鏐光啟中從征薛朗以稜為常州刺史尋遷潤州乾寧中安仁

義逼東陽命稜率師討之仁義宵遁鏐平宣州以其降卒隸中軍號武勇都為腹心稜常患之密遣人白鏐鏐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都士卒終非大王所蓄願易之鏐不聽及徐綰叛鏐思稜言遣祭其墓建徽少強勇不與諸昆弟類嘗自署軍事押衙稜聞之頗加詬責建徽出顧左右而歎曰大丈夫何止一軍校耶後隨稜歸鏐稜治常州為淮人所攻建徽率兵馳赴父難未及境而城已陷遂還新登後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無改稜甚嘉之累從征伐未嘗介甲所至輒有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董昌為流矢貫臂而戰不輟開平中從征姑蘇與敵過于河河梁斷策

馬徑渡及岸而馬斃因葬之至今馬塚存焉徐綰之亂建徽率所部自新登來赴難或有勸鏐東保會稽者鏐未之荅建徽按劍叱之曰事若不濟當同死於此誰敢東渡耶鏐甚壯之睦州陳詢叛建徽之姻也鏐疑建徽不言俄有睦州聽吏來降持建徽所遺詢書以示鏐皆戒勵勸亂鏐大嘉歎賜建徽錢百萬從兄建思嘗譖建徽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為異圖鏐遣人密視之一日建徽方食堂上使者至徑抵卧内建徽但食不顧鏐感悟益加殊待性儉率出入導從不過數人凡得賜予皆散施鄉里親族每朝使至鏐與之宴必指建徽以示之曰此杜丞相今日至此皆其

力也其孫昭達為宏佐內都監使盛治第宅建徽曰
乳臭兒不諳事乃爾後昭達果以罪誅嘗從擊鞠於
廣場盤辟大呼舊所中箭鏃忽自臂中逆出人皆壯
之初稜之將死也散財物於諸子至建徽但得一笏
謂曰此吾所求者唯汝能保之建徽自授節鉞至于
丞相封勅國公皆奏授朝命子弟多至二千石連姻
公室人稱其盛乾祐三年卒年八十八

鮑君福

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少羈貧性淳厚有膽勇餘姚有
井面濶丈餘橫以雙梁水深不可測君福每醉必寢
其上及從軍以驍勇聞初事劉漢宏及鏐東討乃率

其黨來附號曰歸明都累從征討有功能馬上輪兩
劍望之若飛電沈默少語軍中謂之鮑不聞淮人寇
三衢以君福為應援使屬刺史陳璋叛淮人入其城
揚行密令其將李元嗣監守君福署以郡職君福不
受鏐聞之恐其被害也乃密與絹書令其就職君福
竟拒之一夕與元嗣飲伺其醉而殺之奔歸錢塘授
衢州刺史淮人屢寇其境君福每擊破之及罷歸鏐
勞之曰公在郡數年戰鬪而已豈為優賢邪因復遣
之任元瓘領清海軍節度辟為副使同平章事兼侍
中天福五年卒年七十七

成及

及字宏濟錢塘人祖克平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
博士及性純厚為鄉里所知光啟初江浙兵亂及保
聚於富春稱靜江都劉漢宏作亂及以所部兵從鏐
討之漢宏平鏐宴犒諸軍北關鎮將孟安亂於席上
拔劍而將擊鏐坐中驚愕不敢動及徐起舉胡牀格
孟安仆於地左右因擒殺之以功奏遷散騎常侍靜
江軍都指揮使潤州刺史薛朗常州刺史丁從實叛
鏐命及討之破朗軍於陽羨進圍毗陵從實具牛酒
以犒之並遺美女於諸將及大怒曰我當殖醢從實
而食之今乃以酒炙女子悅我耶因盡索諸女斬之
親督諸將攻陷其城從實遁走以功奏授越州防禦
副使潤州刺史阮結卒命及代之遷蘇州刺史乾寧
三年淮人攻姑蘇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兵應之及不
能守遂降于楊行密行密入城閱府庫多圖書藥物
由是重之與歸淮南署行軍司馬及拜泣曰及以百
口託於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引決豈忍更圖富貴願
以一介之軀贖百口之命乃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
起執其手因厚禮而歸之鏐近勞郊外把袂以泣署
鎮海軍節度副使徐綰之叛從鏐還至北郊鏐微服
將入城及代乘其車行與賊鬪鏐遂得入綰平奏授
保大軍節度遷彰義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乾化三年
卒年六十七

顧全武

全武越州餘姚人少時嘗為僧博通外學機警有才
畧鏐每延接與語甚器之及入都建國因辟令從戎
以為裨將軍中號曰顧和尚討賊有功累遷武勇都
知兵馬使乾寧二年董昌據越州叛遣裨將崔溫李
蕙率兵屯石侯全武率眾擊破之臨陣斬溫蕙湖州
將徐應起兵以應昌與淮人圍嘉禾全武擊破其烏
墩光福二柵以屯西陵三年昌將徐珣李彥賓據肅
清四封九鄉之地全武自西陵擊破之珣元賓皆乞
降盡總其眾昌又遣裨將湯白守石城袁邠守餘姚
全武自西陵趨石城與白遇大戰石城東斬首千餘
級白僅以身免去會稽三十里不敢出援復攻餘姚
袁邠堅壁自守昌遣將徐宣率兵援邠全武潛師斷
其要衝俟軍半過橫出擊之殺二百餘人擒徐宣翌
日袁邠以城降全武進軍圍會稽昌聞戰五雲門懸
玉帛以誘我師全武率勵諸將并力擊之昌懼退入
城中遷全武諸軍都虞侯東面都知兵馬使遂攻五
雲門時淮將臺濛陷姑蘇鏐欲遣全武屯西陵以備
北寇全武曰賊之根本繫於越州豈以失一姑蘇而
遂緩大眾耶當先拔越州後復茂苑未為晚也鏐從
之俄而越州陷執董昌以歸奏加全武檢校太保明
州刺史四年與沈夏許再思率師由海路以赴嘉禾

諸將欲緩入全武曰嘉禾圍閉久矣莫知我之勝負宜速往慰之因倍道而進城中見我軍旗幟皆稱萬歲全武與昌將李宗禮頓全戰于城外大破之獲頓全宗禮以歸餘衆遁去俘千人以歸嘉禾平時吳將田頤守吳興聞之亦遁去全武追襲百餘里斬馘沈溺者千計遂督衆復蘇州吳將臺濛棄城遁走時淮軍屯崑山全武擊破之擒吳將秦裴光化二年加贊忠去偽功臣天復初淮將李神福攻衣錦城鏐遣全武率兵禦之全武素輕神福領衆夜掩其軍為神福所敗執全武送于淮南鏐方食聞之大驚以七擊案曰喪我良將二年揚行密遣使來求秦裴因歸全武

鏐大喜以秦裴報之是歲徐綰許再思叛圍外城鏐懼綰據會稽將令全武領兵屯越州全武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邗溝鏐曰何也全武曰綰急必召田頤來則淮南興師矣鏐乃令全武行成於吳全武又曰獨行必不濟請擇諸公子與之同往鏐乃以元璩娉楊氏與全武俱行至廣陵揚行密乃遣使召頤還師明年全武與元璩同歸長興初以疾卒年六十五全武寬裕有謀善撫士卒喜怒未嘗形也每大敵在前輦鼓動地分布行陣頤指口授怡怡如也嘗圍淮將秦裴於崑山裴援絕不降頤殺傷士卒全武自為長檄以諭裴裴乃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觀之既發函

乃佛書一卷蓋以全武為僧也諸將失色全武大笑曰爾不即死何暇相謔也及裴降乃為言於鏐卒全活之時人稱其長者

黃晟

晟明州鄞縣人少伉勇始應募於望海鎮鎮中立表以選魁梧者晟以矧陋不中選隸都虞侯林膺膺甚倚之後潛歸鄞江募眾據平嘉球權知州事揚撰召補平嘉鋪將有眾千餘人初劉漢宏以台州賊婁文知明州事撰率兵擊破之其党杜宗自寧海鎮率鄉豪據奉化晟自平嘉以所部兵擊之擒杜宗赦而不殺盡驅使還台州獲其粟帛悉屬於本道遷飲飛

都副兵馬使徙奉化鎮將餘姚鎮將相嘉喜率眾侵越州董昌禦之不利晟領兵追喜殺之昌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浙東道東面副指揮使會明州刺史鍾季文卒晟遂據其郡晟好禮尚文士江東儒學之流多往之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以為賓介顏加優待築居於城中謂之措大營董昌將僭竊晟每移書諭之及鏐舉兵乃率眾來應破越州晟功居多在任十八年開平三年卒時屬郡刺史卒多遺疏請立其子晟疾亟獨上疏不請以子為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鏐頗歎其忠順

九國志卷之五終

